

我的

My 100 Japanese Friends

100位 日本朋友

朱成山 著

● 长篇纪实文学

● 谨以此书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

● 2018年度江苏省重大题材文学作品创作工程图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100位日本朋友/朱成山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214-22710-2

I. ①我… II. ①朱…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6479号

书 名 我的100位日本朋友

著 者 朱成山

责任编辑 汪意云

装帧设计 徐立权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2.75插页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2710-2

总 定 价 6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序 章 期待“春天”的早日到来 1
- 第一章 白西绅一郎及坚持绿色赎罪的日本人 7
- 第二章 松冈环及有良知的日本市民团体 37
- 第三章 东史郎及有反省意识的日本老兵们 78
- 第四章 中北龙太郎及有正义感的日本律师们 128
- 第五章 田中宏及有历史责任感的日本学者们 160
- 第六章 小松昭夫及对华友好的日本企业家们 189
- 第七章 大贺和男及勇于报道历史真相的日本记者们 229
- 第八章 石川好及热爱和平的日本艺术家们 257
- 第九章 林伯耀及日本爱国华侨们 296
- 第十章 村山富市及正视历史的日本政要们 322
- 附 录 我的日本朋友名录一览表 349
- 后 记 357

序章 期待“春天”的早日到来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我为什么要写这 100 多位日本人？

坦率地说，主要是基于对当前中日关系的忧虑。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这个共有 761 个字的条约，明确厘定“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和“为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等条款。

对中日关系来说，今年应该是最为敏感同时也是最有建树的机遇年。但是，现实状况并不那么令人乐观。

据两国媒体调查和披露，中日友好关系已经降到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冰点。前几年显现的中日两国“政治冷、经济热；政府冷、民间热”不正常局面，又有了新的恶化，不仅政治冷、政府冷，而且民间交往也趋向冷淡，经济热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或多或少地正在走下坡路。

这不能不引起中日两国有识之士的共同关注。

这个中原因究竟是什么？

值得人们去深究！

中国人说，那是你们日本人顽固坚持“皇国史观”和对侵略史“暧昧”的结局。

日本人说，这是中国人多年来搞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

这种说法对不对？究竟是谁的错？

作为曾经 23 年担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馆长，作为一名对日军侵略暴行历史和日本当今现状有着 20 多年专门研究的学者，作为一个几十次去过日本又在中国接待过几十万日本人的亲历者，我觉得此时“理性”和“冷静”这几个字尤为重要。

我认为，其实很多中国人并不了解日本人，至少是对日本人了解不够全面。

譬如，有这么一种说法，“日本人不好！”这就过于笼统和绝对化。俗话说，“不要一棍子打死天下所有的人！”这话语中就有哲理。对日本人的看法，也应该有此理性：即不要一概排斥所有的日本人。

当然，中国人之所以对日本人产生偏激看法，责任主要在日方。这是因为，战后日本不仅不深刻反省自己曾经加害他国的历史，而且日本政要执意参拜供奉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再三篡改历史教科书，日本右翼人士不断否定历史的反华活动愈演愈烈，日本还有人图谋染指我国台湾、钓鱼岛等领土，等等。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些日本人的言行，永远和他们做斗争，绝不退让半步。

与此同时，我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上述问题，有许多日本人的立场和态度与我们中国人完全一样，甚至立场比我们更坚定，态度比我们更鲜明，他们在日本国内一直与各种形式的反华势力做斗争，付出了许许多多的代价，为东亚和平及其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们中间，有教师、律师、记者、僧人、艺术家、企业家，也有战争时代的老兵；有普普通通的工人，甚至也有国会议员和职业政治家。

我要介绍给各位读者的，正是这样的一些具有正义感和热衷于中日友好的日本友人，以及他们周围的一批日本人。

他们是当今日本社会中真实存在的对华友好的日本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并且已经辞去了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的职务，成为一个老者，一个社会闲人。但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曾经编辑出版过 180 多本书籍的作者，退休后最想写的书只有两部，一是《我当馆长 20 年》，一是《我的 100 位日本朋友》。目的

是想以文会友这种更积极的方式，保存我曾经有过的记忆。

我想，每一段记忆，好像都有一个密码。只要时间、地点、人物组合正确，无论尘封多久，那些人那些景那些事都将在遗忘中被重新拾起。

您也许会说：“不是都已经过去了吗？”

其实，过去的只是时间，有些经过就像大树的一圈圈年轮，是清晰存在且难以割舍的。譬如，我与一些日本朋友的经历每每值得回味，值得时常想起，值得写下来与他人分享。

*

寒冬，是一年四季中最寒冷的季节。

寒流，在广袤无垠的大地和城市水泥森林中穿越，使得路人们不由得加快了前行的脚步。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说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没错，寒冬之后应该就是春天。这话用来比喻当下的中日关系，比较贴切。

2017年12月16日。北京。万豪酒店。

第十三届北京—东京论坛在这里隆重开幕。中日两国政府“重量级”的官员，与500多位来自中日两国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们济济一堂，纷纷登台亮相，为当下和长远的中日关系把脉、研讨和献计献策。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蒋建国在致辞中高度评价该论坛：“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论坛已经走到13个年头，成长为两国间高层级、具有广泛性代表性的智库、媒体和企业交流平台，在推动中日双方加强对话、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积极影响两国舆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发展做出了有益贡献。”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先生，我在参加第十一届北京和东京论坛时就见过他，和他有过一些直接交流。他在论坛中说得言辞恳切：“45年前，日中两国老一辈政治家温暖了日中关系，他们的愿望就是实现两国友好。从伟人和前辈的身上，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让日中关系走向更加稳定与和平。不久前产生的中共十九大精神对日中两国推进和平友好关系具

有重大意义。因此，我们要抱着更加坦诚、理性和认真的态度参加本届论坛，为日中友好贡献智慧。”

北京—东京论坛最早提议、策划和创办者，中方连续十三届参加该论坛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原主任委员、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先生说得更精彩：“作为中日间高层次民间交流和智库交流的重要平台，‘北京—东京论坛’已举办十二届，为中日关系发展注入了正能量。2017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45 年来，虽然中日关系历经风雨，但我们相信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文化、媒体、青少年等领域的交流，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民意纽带。中日两国民间交往的纽带丰富而坚韧，‘以民促官’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特点。多倾听对方的心声，有利于增信释疑。”

日本公益财团法人国际文化会馆理事长、联合国原副秘书长、日方连续十三届东京—北京论坛参加者明石康先生，过去我也曾经在北京的论坛上与他有过交流，还一起吃过饭。他此次就有关中日关系的发言诙谐形象。他说：“通过这样的民间对话与意见交换，能够为政府层面两国关系出现大起大落设置缓冲。它的好处在于，当遇到问题时，可以从两国长期交流的大语境下思考应对办法。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但在邻国关系中，却时而出现‘把西施看作东施’的现象。特别在大国之间，这种现象很难避免。”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孔铉佑说：“无论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如何变化，中日关系的主流都应该是和平、友好和合作。近些年，中日关系磕磕绊绊，发展历程并不平坦，其中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近期中日关系积极互动明显增多，改善势头有所增强，两国领导人就改善发展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与此同时，中日关系的敏感因素仍然存在，我们重视日方最近在对华关系上做出的积极表态，希望日方沿着正确方向继续前进，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不断巩固和扩大积极面，推动两国关系早日重回正常发展轨道。”

日本驻华大使横井裕，这位日本的大个子外交官，曾经担任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几次去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每次都

是我出面接待和讲解，并在一起座谈交流过，彼此比较熟悉。他在这次论坛上发言说：“回顾今年，日中关系虽然缓慢但切实地走在迈向改善的上坡路上。伴随中国的快速发展，日中关系也需要升级至‘新时代’。期待双方有识之士在本届论坛上，围绕日中两国该如何创造性地参与亚洲和平与发展进行讨论，凝聚智慧，共同追寻答案。”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在演讲中指出：“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开放的阶段，出现了在创新方面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力度，从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转到强调高质量发展，以及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上升这三个重要变化。这些给中国和日本开展经济合作创造了巨大的空间。中日合作的黄金时代到来了。经贸关系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但它受到了两国间政治、安全和社会等问题的太多干扰。今后，中日如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在构建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过程中携手推动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是两国政治家、工商界精英的时代责任。”

日本 JFE 控股株式会社特别顾问数土文夫分析中国经济取得显著发展的原因，从中国的经济环境充分尊重多样性开始谈起，提到了孔子说过的“君子和而不同”与“以和为贵”。他认为：“日中两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建立全球化经济秩序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具体的做法可能不一样，可谓殊途同归。因此，日中双方应该包容不同意见的存在，并且让这些观点去辩论，最终找到实现大同的途径。”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中日共建更加开放的世界经济秩序与维护亚洲和平”，并设置有“双边政治与外交分论坛：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变化中的中日战略互信与合作”、“媒体分论坛：改善中日两国舆论环境的必要举措——对舆论结构与媒体变化的思考”、“经贸分论坛：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的未来以及中日合作方式”、“安全分论坛：东北亚和平秩序与中日两国应发挥的作用”、“特别分论坛：中日邦交正常化在今天的意义与中日关系的未来”。

我被安排在特别分论坛上发言，事先做了思考和认真准备，还做了 PPT，试图从微观的视角谈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意义、价值与发展路径，题目是“民间交流是破解中日对立的良药——来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的启示”，举证了中日两国民间团体围绕南京大屠杀历史交流与互动的 5 个典型案例，剖析了中日两国民间交流互动的效果，谈到了未来加强中日两国民间交流的路径及其打算。

在会场上，有日本学者提出，2018 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我们不能坐而论道，参会的中日两国学者，人人都应该思考和回答应该做些什么。我的回答是出一本书，题目是《我的 100 位日本朋友》。

我的话一出口，立即得到与会的中日两国多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好评。在一片赞同声中，我担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 23 年期间的一个个日本友人的示好形象，一场场中日民间交流的热烈情景，一幕幕中日民间友好的感人画面，如同过山车似的浮现在我的眼前……

激励与鼓劲，记忆与想象，有时也会成为一种动力。它们促使我迅速拿起了笔，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

第一章 白西绅一郎及坚持绿色赎罪的日本人

2017年10月8日,一个不幸的消息从东瀛传来,旅日老华侨林伯耀先生在电话里用近乎哭诉的语调告知我,我们尊敬的白西绅一郎先生,昨天在参加大阪华侨团体组织的“中秋明月节”活动后,不幸在大阪下榻的酒店里去世。

听到这一噩耗,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否听错了呢?白西先生怎么会说走就走了呢?太突然了!还有许多未竟的事业在等着他继续去做呢?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白西先生的离去,仿佛不是真的。

我立即打电话给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原副会长孙文学先生。孙会长告诉我,白西先生真的走了。为此,孙会长刚刚还痛哭了一场。

真可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能使中国的男人为一位日本人的逝去而伤心痛哭,这位日本人真的很了不起!

孙文学先生曾经代表南京市人民政府常驻过东京办事处,也多次在东京和南京接待过白西先生。我俩是白西先生铁杆的老朋友。

更为重要的是,孙文学副会长有过与我一起专程去京都参与日本老兵东史郎葬礼的经历。有鉴于此,我开门见山地问孙会长:“我俩还能一起去东京,参加白西绅一郎先生的葬礼吗?”

孙会长是个老“外办”人,在南京有“外长”之称。他直截了当地回答我:

“现在我俩都退休了，要办因私赴日本的手续。在时间上，肯定是来不及了。”

我立即打电话给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李宗远先生，问他能否让我以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的身份，办理赴日本手续，参加白西绅一郎先生的葬礼，与他见最后的一面，送别白西先生？

李馆长也十分遗憾地告诉我，按照现在的有关规定，根本不可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因此也无法派人去东京为白西先生送行。

看来，自费赴日本参加白西先生追悼会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了。我便立即写了一份唁电，通过林伯耀先生代为转达给其亲属。

10月22日，是白西绅一郎先生在东京的下葬日。与此同时，在南京，我们也一起聚集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举行了一场小型的“日本友人白西绅一郎先生追思会”。江苏省对外友好协会段海红处长，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张斌副会长、孙文学原副会长和孙曼处长，张建军馆长、陈俊峰副馆长、芦鹏翻译等人参加。

追思会由陈俊峰副馆长主持。会上，孙文学先生流着泪读完了他写的一篇回忆白西先生的追悼文，段海红、张斌、孙曼、芦鹏、张建军等相继发言。我也在追思会上回顾了自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后的23年间，与白西先生先后在东京、广岛、北京、南京等地，大约有50次左右见面交往的一幕幕，心情是极为沉重的。

2018年2月26日，由日中协会主办、纪念日中协会前理事长的“白西绅一郎追思会”在东京 Palace Hotel Tokyo 隆重举行。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和夫人汪婉参赞、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政治部薛剑公参、日中友好会馆中方代表理事郑祥林、中国驻福冈总领事何振良、中国驻新潟总领事孙大刚等与会。日中协会会长野田毅、副会长大平裕、依田巽等日本政界、民间团体人士，白西家族成员、日中协会会员和旅日华侨华人、中国留学生代表等300余人出席追思会并献花，向为日中友好事业奔忙半个多世纪、奉献了一生的白西理事长表达了哀思。

日中协会会长、众议院议员野田毅代表主办方做追思发言，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致辞，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唐家璇对其悼念词由该会副秘书长朱

丹代读。对一位故人的追思会，能够吸引中日两国这么多高级别人士的参加，足见其生前对中日友好事业贡献之多，其影响力之大。



2018年2月26日，在东京举办的“白西绅一郎追思会”现场

我透过各种渠道，得知中日两国媒体有许多关于评价白西绅一郎文章，尤其在网络上、微信上特别多，悲痛的、惋惜的、肯定的、赞美的……可谓连篇累牍。日本侨界有一篇追悼文的开头这样写道：

一个日本人走了，所有中日友好人士都舍不得他！把中日友好作为终身事业的白西绅一郎先生逝世，在日华侨华人都沉痛悼念他。

还有一篇文章用一组数字、举一个事例、从一个侧面，来称赞白西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50年间，白西先生已访华600多次，平生只访问一个国家——中国。日本与很多国家互免签证，中日友好也并不排斥他，但他坚持自己的信念，一辈子只访问中国一个国家，只去中国政府的辖区。

香港回归，立即去香港，澳门回归，立即去澳门，他期待两岸早日统

一，表示只要统一，哪怕是坐轮椅也要去台湾。

他愁中国所愁，喜中国所喜。

南京地铁一开通就赴南京，青藏铁路一开通就赴西藏，京津高铁开通就亲身体会高铁，他就是这样体会着新中国的成就，走遍了台湾以外的中国各地，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并且越是中日关系紧张，他去中国便更勤，中日关系异常冷却的 2006 年，他访问中国达 14 次。

在所有悼念白西先生的文章中，我认为旅居在日本神户的黄国贞先生那篇题为《白西绅一郎：影响时代的架桥人》的文章，写得最棒、最精彩，饱含着深情。该篇文章开头就写得十分鲜活、形象和贴切：

一个人，终其一生只做一件事容易，能把这件事融入到骨子里做到极致，且最大限度地挥发出生命能量，摆脱或排除各种障碍，在风尘与迷雾间，去影响一个时代并非易事，也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

有人做到了，他就是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他很不一样。

这个人，50 年如一日地对 中国 奇特地好，好得死心塌地，是典型的中日友好使者和架桥的人。能主事儿，并以他支配时代的能力去做事儿。

从 1967 到 2017 年，他频繁地来中国 600 多次。这个震撼的数字，足以表达他似走亲戚一样地对待中国，为建立一座达至中日两国人民心中的桥，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地用真心去暖人。可以感知，在他身后是一个民族正义的力量在支撑，为了实现“日中永远好下去”的宏愿，他决绝地，任性地，甚至有些不可思议地终其一生只去一个地方，那就是——中国。

如果按照他的意愿，两国之间的关系会在“历史清算”后的阳光下，更加持续地改善，加速友好进程。最起码，这一点我相信。

可是，白西绅一郎先生走了。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还写出了作者和众人对白西先生匆匆离去的不舍：

没想到，在中秋欢乐之际，他谁都没告诉就一个人悄悄地走了。

选择这样的日子离去,大概是他与上苍的一个约定。

即便无奈,即便还有那么多的事没做完。77年的旅程,已无悔。写到这里,才感觉,白西绅一郎是在用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在向这个世界道别。月圆之夜,似乎意味着什么。

不知不觉,走近这位绅士。替他传递心声,他的生命属于中日两国。他是一座桥。

影响时代的桥,是不朽的。

我十分认同黄国贞先生把白西先生毕身所做的努力,都归纳成为中日两国之间架设一座友好的桥,并且这是一座不朽的桥。

白西先生是我最为敬重的日本朋友之一。在我数次去日本交流时,几乎每次都受到他的欢迎和热情接待。

脑海里清楚地记得,那还是在1994年8月我第一次去日本时的情景。当时不仅我是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的身份首次访日,而且同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也是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后,作为战后第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访问日本。面对当时日本右翼势力出面反对,白西先生却在东京后乐宾馆,也称日中友好会馆,召开了小型的欢迎会,欢迎我们到日本来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作证。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2009年2月19日,我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担任团长,我随团从北京飞往东京,参加“中日两国执政党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代表团全体成员,应时任中国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崔天凯的邀请,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参加欢迎会。



日本一般社团法人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

回到代表团下榻的新大谷饭店时，已经是 21 点多钟了。料想不到的是，白西先生从日方的资料中得知我参加代表团后，请老华侨林伯耀先生在新大谷饭店等着我，并执意邀请我再到附近的一家小茶社坐坐，叙叙旧。他乡遇知己，真的使我感动不已。



2009 年 2 月 20 日，作者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之一访问日本，在帝国饭店参加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四次會議

那是一座环境十分优雅的茶社，内部装饰十分特别，墙壁、地面甚至桌面的端头，均带有采石时钢钎的原始印痕，许多茶屋则是用锈迹斑斑的废铁皮围合的，有流水和小溪，将自然景观巧妙地移置于屋内，给人一种轻松和释然的感觉。

我们要了一些日式茶点。几杯啤酒下肚后，开始攀谈起来。

白西先生对中日关系总是有一种前瞻性、独特性的深刻见解，每次与他交谈，我总是获益匪浅。

那次，白西先生谈及日本政界的近况以及对我国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来访日方的需求等，我边听边记录，竟然记下了 10 多页纸。



2009年2月23日,作者(后排右四)与王家瑞(前排左四)团长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全体成员访问日本自民党总部,与时任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前排右四)等人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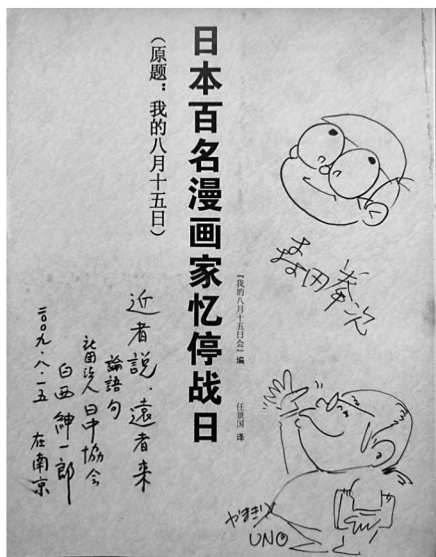
期间,我们谈到了当天晚上崔天凯大使介绍的石川好先生及漫画展。白西先生说石川好在日本政界和社会均有一定的影响力,希望我能够支持他在南京办好首展。

老朋友白西先生的一番话,更增添了我办好这个有意义画展的决心和信心。

后来,白西先生真的应石川好的邀请,专程来到南京,参加了该展览的开幕式。

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地到了23时30分钟,白西先生一看手表,说了声“对不起”,他要赶今晚最后一班地铁了,否则就回不了在千叶市的家了,说完急匆匆地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从心底升腾起一种深深地敬意和歉意。

第二天晚上,我随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全体成员一起到东京饭仓公馆,出席时任日本外务大臣中曾根弘文(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儿子)的招待酒



2009年8月15日,白西绅一郎先生
在南京为“我的八月十五日——日本百
名漫画家忆停战日”画展题词:“近者说,
远者来论语句。”

名字。广岛和平公园内的集体坟墓中,供养了7万多原爆受害者,只有2000多人有名有姓,目前仍然有800多个遗骨无人认领。日本已经宣布有29万多原爆受害者死亡,而直接死亡人数为14万多人(上下误差1万人)。

白西先生还笑着告诉我,他死后,凭着原爆受害者证书,也会被日本政府宣布为原爆受害者死亡人员之一,其名字也会被列入29万多人之中。他的这一说法,是我经常回答那些攻击南京大屠杀名单墙上名单只有10000多人言论的有力工具。我承认,我对日本的了解,其中不少来自白西先生那里的,他对我的学术研究帮助很大,堪称是良师益友。

2012年2月,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公然发表否定南京大屠杀存在的言论,作为日中协会理事长的白西绅一郎,立即发表了抗议书,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态度。其题目是《抗议“河村言论”——历史事实不容否定》:

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在2月20日接待来访的南京市代表团时,公然宣称“南京大屠杀事件应该是不存在的”,对此我表示强烈的愤慨!

会。在这里,我再次遇到白西绅一郎、野田毅等老朋友。白西先生把我一一介绍给日本国会议员、财务副大臣、前首相竹下登的儿子竹下亘,日本原防务大臣、日本内阁僚中的女强人小池百合子等人,并且热情地邀请他们和我合影留念。

2007年,我俩在白西先生的出生地广岛见面时,他亲口告诉过我,他于昭和十五年(1940)六月二十六日出生在广岛,也是广岛原爆受害者,还给我看了广岛原爆受害者证书。他说,广岛原爆受害者到现在为止,也只有1.7万个(至2017年初增加至21486个)牺牲者